



数百民众自发悼念“反腐斗士”杨维骏

临终前仍惦记着群众没落实的诉求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特派记者 刘云鹤 发自昆明

送别的人排起长队
不少受过他的帮助

12日上午,昆明市殡仪馆院内,人头攒动。人们排着长队,或拿着鲜花,或高举杨维骏的遗像,等待着最后的告别。队伍前面的人鞠躬致敬,迟迟不愿离去;队伍后面的人踮起脚尖,试图透过玻璃多望上一眼。

前来悼念的人们来自各界,有的敬佩他生前的举动,有的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。一位前来悼念的市民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,这样有正气的好人就应该受到追捧。现场,不少人失声痛哭,甚至有人忍不住高呼:“我们永远怀念您!”

杨维骏生前曾担任政协云南省第五届、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,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副主委。退休后,杨维骏因持续举报白恩培等高官,日渐成为著名的“反腐斗士”。

杨维骏曾经在政协共事的一位同事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的记者,白恩培落马后,他有一次和杨维骏在小区里散步,向杨维骏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,但杨维骏却说,这不是自己的胜利,是人民的胜利。“我当时听完,肃然起敬,他身上有老革命家的那种纯粹和热血。”

这位同事认为,虽然没法准确地说白恩培的落马和杨维骏举报之间的关系有多大,但他的这种正气和执着让人佩服。

**性子直会当面批评人
曾让许多领导难下台**

多位杨维骏的同僚表示,这些年他为大家维权发声,很多人会先去找杨维骏反映情况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采访了数十人,包括其同事、邻居、帮助过的人以及普通市民,大家对杨维骏的评价大都围绕着“执着、正气、热心”三个词。

执着的杨维骏近乎偏执。其妻子王婉琪曾评价丈夫,他什么



不少群众自发来送别杨维骏。

“他就像一束光。”曾受过杨维骏帮助的人们评价道。6月9日下午,被誉为“反腐斗士”的杨维骏在昆明逝世,12日上午,其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。数百民众自发前来悼念。反腐二十余年,他的执着赢得了众人敬仰。认识他的人,敬佩其执着、正气、热心;受他帮助的人,已把他当作一种精神寄托。

都想管,性子又直,开会时当面批评人,让很多领导下不来台。

一位前来吊唁的民众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,杨老的偏执有时候会体现在一些很小的事上,“有一种非黑即白的感觉。比如,收几个鸡蛋和几块豆腐,他觉得就是腐败分子。”他们有时去找杨维骏,带点土鸡蛋和家里种的青菜,表达感激,可就算是悄悄放下,杨维骏

也一定会喊他们回来拿走,不然他真的会生气。

有认识杨维骏的人表示,这种偏执不能说是缺点,只能说,“杨老境界很高,一般人做不到。”

家像接待中心 提倡依法维权

在现场,有一个叫赵关策的男子,是当年跟随杨维骏维权的农民之一。2010年12月17日,88岁的杨维骏坐着政府配备的专车,带着两辆面包车、12名失去耕地的农民驶入云南省政协。

赵关策回忆,当时他们找了好几个领导,结果都不在。尽管如此,赵关策依然觉得很幸运。因为耕地和房屋问题,他维权多年无果,遇到杨维骏之后,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但没想到杨维骏会竭尽全力来帮助他们。“我们当时也有些犹豫,坐公交车去维权是否有不妥,杨老回答很坚决,‘为人民办事,没有什么不妥’。”

这些年,杨维骏的家就像接待中心,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。他接待过的人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,杨维骏的家就像接待中心,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。他接待过的人告诉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,杨维骏

壹点记者,杨维骏虽然年纪大了,但逻辑思维一直清晰,做事理性,对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“依法维权”。

**可以和他说知心话
得到很多精神鼓励**

“他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,也是一个能听我们讲话的人。”前来送别的市民张朝礼说,他是昆明市经开区阿拉街道人,因为户口、宅基地等问题从2002年开始维权。2012年,他通过别人介绍,认识了杨维骏,俩人有了种忘年交的感觉。

来自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王棋村的朱冬梅也赞同张朝礼的说法。她是当年玉溪空户女维权的当事人之一。

当时,朱冬梅也找到了杨维骏。今年3月份,朱冬梅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“我一直想专门来一趟,把这个消息告诉杨老,可惜没机会了。”她说。

“他给了我们精神上的鼓励。”朱冬梅说,可能别人无法理解,多年维权无果,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就像一束光。

□继承遗愿

88岁战友接力 帮群众反映诉求

在悼念会现场,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格外引人注意。这位老人是杨维骏的学生,也是他的战友,两人曾共事70余年。

这位老人名叫杨靖华,今年88岁,曾是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脑科主任。他和杨维骏相识于1949年3月,那年他17岁,是学生领袖。而杨维骏那年27岁。1950年2月,杨靖华从滇东北回到昆明,进入云南大学念书。这年的12月,因为杨维骏的鼓励,杨靖华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。

最近几年,俩人愈发亲密,除了回忆往日时光,也经常谈谈国事。谈起杨维骏做的事,杨靖华自愧不如。杨维骏从不愿麻烦杨靖华,唯有一次例外。曾有一位农民头部受伤,“杨老一个电话”,杨靖华立即去了圣约翰医院,为受伤农民诊治。

杨靖华说,老师临终前还有两个未完成的心愿交代给他,一是写的书还没有出版,第二个是有一些群众反映的诉求还没有落实。

悼念会现场,这位88岁老人留下了几个维权者的电话,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他想,对老师怀念的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,帮他完成未完成的事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特派记者 刘云鹤 发自昆明



扫码看视频

家里满是立功证书,却没你一张清晰照片

烈士家属赴济求助,林宇辉为烈士画像



林宇辉为黄锦烈士作的画像。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袁野 摄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袁野

12日下午,65岁的黄秦岭从济宁兖州赶到济南。他此行的目的是找“神笔警探”林宇辉,画一张他伯父的画像。黄秦岭的伯父黄锦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时年仅23岁。家中虽有厚厚一摞立功证书,但没有一张黄锦的清晰照片。能看到黄锦的样貌,成了一家人的心愿。

12日下午,在林宇辉的工作室,黄秦岭手里拿着很多资料,讲述着自己伯父的故事。“我的伯父黄锦1947年2月在开封参加革命,入伍后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等,多次荣立战功,受到多次嘉奖。”

黄秦岭拿出厚厚一摞立功证书,这些证书证实了黄锦在淮海

战役中获得过三等功、解放战争中获得过二等功两次、渡江战役中获得二等功、抗美援朝战役中获得二等功。

黄秦岭说,1950年,黄锦赴朝参战后,先后参加过著名的“上甘岭战役”“咸兴南道战役”“汉江滩南岸战役”等,1951年4月,在朝鲜“云山里”战斗中光荣牺牲,年仅23岁。

黄秦岭拿出一张黑白照片,照片上,两位解放军战士正接受朝鲜人民授予的锦旗。“这张照片是一个战地记者拍的,照片中左侧的这个年轻战士很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,家里人都觉得这个战士就是我的伯父。”黄秦岭说。

黄秦岭又拿出一张老照片,彩色照片上其伯父的面部已经模糊。黄秦岭说,虽然伯父留下很多立功

证书,但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。“这是我们全家的遗憾。”

一次偶然的机会,黄秦岭知道了林宇辉在给烈士画像,就找了过来。当林宇辉画完黄锦的画像后,黄秦岭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“像!像!这一看就是我伯父!”黄秦岭盯着画像看了好一会儿,抓着林宇辉的手连连道谢。“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。”

据林宇辉介绍,给黄锦烈士画像难度很大。“家属所提供的照片非常模糊,只有一只眼睛是清楚的,再就是脸的轮廓。”此外,黄锦烈士的特征也不是很明显。

“经过推理、分析,还找了一些人像参考,最终画了出来。”林宇辉说,黄锦烈士是他画的第三十位烈士。“今后要拿出更多时间,去坚持画完100名烈士画像。”